

大学是什么

张楚廷^①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要:大学是什么?这是高等教育哲学基本的、首要的问题。对此问题,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有许多精妙论述,雅斯贝尔斯在《大学之理念》中作出了回答;优秀的大学校长也应有自己的理解,但自觉地反复地探寻这一问题的大学校长并不多见。不直接去探讨“大学是什么”,而多多去了解大学有什么样的特点,把较为理论性的问题和较为实际的问题结合起来,有利于我们对“大学是什么”的理解。大学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创造,它因神奇而神圣,保持对大学的神秘感,而不企图对“大学是什么”寻求一个最终的答案,是一件好事。

关键词:大学;高等教育哲学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4)03-0001-05

What's the University

ZHANG Chu-ti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What's the University? It's the elementary and principal problem for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Brubacher made many excellent interpretations in the book of *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Jaspers also gave his response in the book of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Outstanding presidents should have their own ideas; however, there're a few presidents of universities who explored the problem consciously and repeatedly. It's helpful to discuss what's the University by explor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niversities and combing the more theoretical problems and the more practical problems, instead of exploring what's the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was a creation of human, which was sacred because of its wonder. Then, it's good to keep the university unpredictable, rather than looking for an ultimate answer to what's the University.

Key words: university;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

^① 收稿日期:2014-0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BIA120057)

作者简介:张楚廷(1937—),男,湖北天门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什么是物质？物质是什么？这两个问题，哪一个回答起来相对难一些？

金银铜铁、柴米油盐，这些都是物质，这也算是对“什么是物质”的一种回答。但是，不能说物质就是金银铜铁、柴米油盐，物质包罗万象。怎么回答“物质是什么”颇不容易，一些哲学家还众说纷纭。

什么是教育？教育是什么？哪个更难回答？这也是类似的问题。

什么是人？人是什么？依然是后一个问题回答更为困难。

什么是大学？大学是什么？这是我们这里要展开讨论的问题。

什么是大学？北大是大学，清华是大学，复旦、南开是大学，武大、南大是大学……这些都是对“什么是大学”的某种回答，无论人们对此回答满意与否。

一、高等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

每个学科所包含的问题都是很多很多的。面对这种复杂多样的情形，人们常常会清理一下，探讨其中有没有少数几个问题更为基本，更为重要。

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这种问题对于其他问题的研究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对于弄清楚整个学科的面貌具有更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它能起基础作用。这是每个学科的理论研究都必须去做的，同时，一个学科是否成熟，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它是否已明确了自己的基础在哪里，基本问题是哪些。

每一个学科都有其关于现象、事实的研究，理论的研究，对理论本身的再研究这样三个层次。我权且分别称之为形而下的研究、形而中的研究和形而上的研究。对于高等教育，对于大学的研究，当然也可以而且需要从这样三个层次去进行。

单个人很难同时在三个层次上展开研究，但可以是多个人分别在不同层次上研究，同一个人则可以在不同时间分别去进行研究或在同一个时期里侧重某一个层次的研究，而后再行转换。这样多层次多角度去研究，这个学科才可能整体繁荣。

单个人在不同层次上对一个学科进行过研究，这是比较完整、比较合理的研究结构，当然也有利于形成自己合理的知识结构，增强自身整体的研究能力。当然，各个人的情况不同，特点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也就是很正常的。

就研究的群体而言，可能会是一个宝塔形。侧重做形而上的是少数，但这是一个必要的少数。事

实上，也很难多起来。所要关注的是，不能少到无人问津。

对于高等教育的研究自然也会有三个层次的事实上的存在。大量的人必然集中在形而下、形而中的研究上。有没有少数人做高等教育的形而上研究，这也不是谁可以下指令、做计划的问题。处在管理岗位上的领导者，如果意识到了高等教育哲学即形而上研究的必要性，他们所能做的，也只是政策层面上的事。一个社会的某个领域，如果到了上上下下对哲学都没有兴趣的地步，那将是十分不幸的。世界上正反两方面的实例，可以强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在议论了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必要性之后，还是回头来讨论它的基本问题。笔者认为，其基本的、首要的问题是：大学是什么？

二、基本问题研究的意义

如我们已言，对于“大学是什么”的研究不可能有众多的人参与，但十分需要有人投入其中。不过，对于“大学是什么”的理解，应当是人数众多的。尽管理解的深浅不一，自觉程度也可能不一样，但事实上需要有很多人去理解。

管理大学的人思考过“大学是什么”吗？大学校长们思考过吗？可能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思考过大学该做些什么，思考过大学要开展哪些活动，但是否考虑过“大学是什么”这样超然的问题呢？需要考虑吗？反过来问：难道不需要思考吗？

针对我国在 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的假大空，我们在 1978 年之后提出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确实，我们国家再也不能折腾了，要实实在在干了。然而任何一个健全的社会，乃至一个团体，都必须是有实有虚的，虚虚实实的。如果说我们曾经太虚了，现在也不能走到另一个极端：只实不虚。既要始于足下，又要看见千里之外。这虚的一块之中最重要的，正是形而上或哲学理论。

一个国家的整体繁荣，取决于它的哲学的繁荣，中国的、德国的、美国的历史，都证明了这一点。一所大学的整体水平，也取决于它的哲学水平。在中国，哪一所或几所大学的哲学水平最高？那就是北大、清华、复旦等院校；而整体水平最高的，也正是这些大学。哲学水平与整体水平之间的联系具有必然性。

曾任芝加哥大学校长长达 22 年的赫钦斯有一句名言：“我坚信，大学所要解决的是思辨的问

题。”^[1]他把发展芝加哥大学的哲学看作是发展学校的决定性因素。这一所在当年还十分年轻的大学，迅速成为了全美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

具体到一所大学，所需要的首先是它的哲思，而哲思所指之第一问应当是“大学是什么”。那些自觉工作着的大学管理者们，那些自觉活动着的大学校长们，想必都会有这样的第一问。

三、布鲁贝克有过第一问吗

布鲁贝克终生从事教育哲学研究，在他 80 岁高龄时出版了《高等教育哲学》一书。这是他的成就的结晶，也是他一生努力而水到渠成的著述；并且，这是第一本以“高等教育哲学”命名的著作，其贡献可想而知。

如果说，我们已论定了高等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乃“大学是什么”的话，那么，如若布鲁贝克的书籍竟然没有涉及这一问题，此书称得上是论述高等教育哲学的吗？这一部在我国教育研究界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会不论及这一基本问题吗？

该著作共八章，如果只从八章的所有标题来看，似乎没有哪一章会专门叙述“大学是什么”；如果没有耐心，读完了前七章，再看一下第八章的标题“作为教会的大学”，就可能以为该著作基本上没有论及高等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了。

正是在第八章，有许多关于“大学是什么”的精妙论述，虽然布鲁贝克基本上也是引用他人的，但毕竟是经过他研究而汇集起来的。

对“大学是什么”，应当有数十种、数百种的回答，越是丰富的对象，对它的描述也越多，大学正是丰富无比的一种事物。我们就从第八章中稍多引用有关的几段：

——大学是“现代社会的思想库”。^[2]

——大学“是一座人类精神的圣殿”。^[3]

——大学是“真、善、美的保护人”。^[4]

——高等教育是“一种‘超级文化’”，“大学便是这种超级文化的教会”。^[5]

——“大学能够一如既往——继续承当‘社会的良心’”。^[6]

——“大学是美国生活中最为崇高、最少腐败的机构”。^[7]

我本人对“大学是什么”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思考，我前后任大学校长近 30 年，能不深入思考吗？我的一些描述或可粗列几点：

——大学，一个大写的“学”字。

——大学是一些智慧的头脑相互碰撞的地方。

——大学是真理的集散地。

——大学是人类的最高造物之一。

——大学不属于政府，大学属于国家。

——大学只对真理负责，并以此对民族负责。

——大学是一个学术权力起主导作用的地方。

……

我不是在任校长之初就明白这些的，而是在做校长的过程中逐渐琢磨和感悟出来的。

四、两本同名著作的比较

纽曼有一本名著：《大学的理想》；雅斯贝尔斯有一本书：《大学之理念》，它们对应的英文表达分别是：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The idea of the university.

在冠词的使用上有微小的差别，说这是两本同名著作，勉强说得过去，也方便我们随后进行相关讨论。

纽曼的书影响很大，一般认为，它是第一部高等教育学的著作（实乃若干演讲的汇集），但它显然不是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它主要阐述的是，大学应当做些什么，不做什么，大学应该奉行什么样的原则，这些都不是哲学层面的问题。

换句话说，纽曼的书没有直接回答“大学是什么”的问题，而雅斯贝尔斯的书回答了，雅氏的整本书都在回答这个问题。特举例如下：

——“一方面，每所大学都是某个民族的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大学又将目光专注于民族性之上的目标。”^[8]简言之，大学是民族的，又是超民族的。

——大学是“国中之国”，“大学的生存要归功于社会，社会需要在自己领地内的某些地方可以开展纯粹、独立、不偏不倚的研究。社会需要大学，因为它感到在自己范围之内某些地方纯粹地服务于真理对自己是有益的”。^[9]

——大学是“为各种巨大的极端提供聚会的舞台”。^[10]

——“大学不是一个寻求按部就班的指点的地方。”^[11]

纽曼是一位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是一位哲学家，但我并不是因为纽曼乃教育家而只有教育理论没有教育哲学，也不是因雅斯贝尔斯乃哲学家而其著作一定是形而上的。我是从他们各自著作的具体内容来作出实际判断的，其标准就在于他们是否回答了

“大学是什么”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认定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是一部高等教育哲学著作,那么,它就是相对于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更早的同类著作了,早了半个世纪以上。最早的高等教育哲学不是出现在1978年,更早的时间是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出版的1923年。1923年是不是最早的时期?据我本人所知晓的文献来看确是这样的。

雅斯贝尔斯的《大学之理念》究竟出现在何时呢?《二十世纪德国哲学》一书中有一个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的说法,但更明确的说法是,雅斯贝尔斯1922年任正教授^[12],而“《大学之理念》(1923)其实都是他在担任正教授之前旧稿子的修改稿”^[13]。

五、优秀大学校长必问

我们已指出,大学校长本应是询问“大学是什么”的,但是自觉地反复地探寻这一问题的大学校长并不多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完全是大学校长个人的问题。

比如,在欧洲,优秀的大学校长很少,深入探讨“大学是什么”的大学校长很少。在欧洲,大学是真正的教授治校,在某些国家,教授直接同政府打交道,无须经过学校管理层。在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校长曾经“是由学院院长之中遴选或轮流出任的。而且任期很短,一年或两年,……相应地,这两个大学的学院院长任期无限,权责大”^[14]。

美国大学的情况很不一样,校长可以有很长的任期,其任期几乎是无限的。艾略特(哈佛大学)、赫钦斯(芝加哥大学)、博克(哈佛大学)、康普顿(麻省理工学院)、巴特勒(哥伦比亚大学)、克拉克·克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长任期分别是40年、22年、20年、19年、44年、15年。

大学校长的英文用名与总统是同一个词——president,但是,美国大学校长的任期无限,美国总统的任期有限,一般都只两届(8年),历史上只有个别的超过两届任期。在高度学术自由的条件下,大学校长不太可能形成权力的集中与滥用,而在美国的观念下,总统就不是那样的了,因而必须从多方面限制他们的权力,包括有限的任期和普遍的监督、公开的批评。

名校长与环境、体制、任期的关系甚为密切,因而,相比而言,美国比较容易产生名校长。美国名校长的作用很大,他们不仅可以改变一所大学的面貌,

而且可以延伸出一种传统,这种传统作为一种文化而使学校受益久远。

中国曾经有过类似于美国的校长任期制,事实上也具有无限性。典型的例子是蔡元培、梅贻琦,蔡元培任北大校长10年,梅贻琦任清华校长17年,若不是一些主客观原因,他们的任期还会更长。如此长期地担任校长,又如此优秀,他们对“大学是什么”就必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梅贻琦的名言是众人皆知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5]

蔡元培的论述也是经典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16]，“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17]。

如今,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如梅贻琦那样长时间任大学校长的情形十分罕见了。原因就在于对“大学是什么”的看法有了变化,大学本是与政府在性质上不同的机构,却被当作政府机构看待了,校长被当作政府官员对待了,因而就有不得连任两届以上的规定。

六、大学之特点

讨论“大学是什么”,是一个理论问题,甚至可成为哲学予以问津的题目。但是,也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去作一些理解,甚至可以从大学活动的特点去分析。

大学是一块理想主义可以生长和繁茂的地方,因为它总是望着未来的。所以,大学有一种清高的气质,常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正如弗莱克斯纳所言:“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18]

当大学在探求真理的时候,它不会去迎合什么的,甚至在此刻它还难以想到其所探求之真理将如何满足社会的需求,有些科学家、学问家在获得了一些真理之后,尚不知它将会有什么实际用途。从这一点来说,大学有功利,但大学不奉行功利主义。这仍然是与它的理想主义特点相一致的。

大学的研究是要花钱的,它需要去谋钱,这就有功利问题。然而,它不奉行功利主义。有些财团还支持那些眼下看不到任何实用的课题研究,这恰好是与科学真理的不可预知性特点相符合的一种有远见的呼应。不功利的大学需要有不功利的社会人士予以支持。

大学所取得的成果往往是要经过很长时间后才看得出来的,大学培养的人才究竟未来会作出怎样

的贡献也是难以预期的。它望着未来,为了未来,却很难安排未来的一切;况且,大学并非可以安排一切的。

大学是一些智者活动的地方,他们并不需要别人去管束,只要不干预,他们就可以把大学办好,有谁比大学里的人更懂得大学呢?有谁更懂得如何才能办好大学呢?管理者唯有顺应真理探寻所必然遵循的规律,才可能是有益的,正好,那些学者型的管理者更明白这一点。

不直接去探讨“大学是什么”,多多地去了解大学有些什么样的特点,也十分有利于我们对“大学是什么”的理解。这样,把较为理论性的问题与较为实际的问题结合起来,或许能更好地明白“大学是什么”。直接的认识和间接的认识都有好处。

七、结束语

如果不只是大学里的人,社会上也有许多人能够知晓“大学是什么”,那么,大学的生存环境就会好很多。并不一定都要给出一个文字的答案,能够在事实上有更多的理解也就够了。

大学是人类的一项伟大的创造。虽然它诞生的历史已近千年,却也让创造了它的人类不太容易去认识它,乃至“大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让人思考起来并不那样轻松。大学足以证明人类的奇特,人类的智慧与神奇。

“人类的智慧至今尚未设计出任何可与大学相比的机构。”^[19]

大学因神奇而神圣,它还会创造出我们自己意想不到的奇迹。这样,或许永远保持对大学的一种神秘感,是一件好事。因而,本文更不会企图对“大学是什么”寻求一个最终的答案,对大学的神圣感永远不会消失。

参考文献:

- [1] 罗伯特·M·赫钦斯. 美国高等教育[M]. 汪利兵,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63.
- [2][3][4][5][6][7] 约翰·S·布鲁贝克. 高等教育哲学[M]. 王承绪等,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40,142,143,145,146,146.
- [8][9][10][11] 卡尔·雅斯贝尔斯. 大学之理念[M]. 邱立波,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90,173,120,170.
- [12][13] 张汝伦. 二十世纪德国哲学[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24,425.
- [14] 黄俊杰. 大学校长遴选[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96.
- [15] 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 刘述礼等,编.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10.
- [16][17] 蔡元培教育论集[M]. 高平叔,编.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152,213.
- [18][19]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 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 徐辉,陈晓菲,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10.

(本文责任编辑 童志勇)

著作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该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并支付。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上述声明。